

极端高温让欧洲经济祸不单行 英国央行加速加息难达预期

蒋华栋

今年夏天,北半球多地迎来极端高温天气“烤”验。从东亚、北美到欧洲,高温纪录不断被打破。尤其是对饱受俄乌冲突和高通胀冲击的欧洲来说,极端高温引发干旱等系列影响,给步履蹒跚的欧洲经济复苏带来了新难题。

7月15日,英国气象局发布有史以来首个异常高温红色预警;8月12日,英国政府宣布英格兰14个地区中已有8个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当天公布的英国全国水情报告显示,英格兰刚刚经历了1935年以来最早旱的7月份。多年来以气候湿润著称的英国尚且如此,欧洲其他地方干旱更加严重。据报道,欧洲大陆西部、中部和南部地区近2个月没有出现明显降雨,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旱灾。

有分析指出,虽然高温干旱状况引发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讨论,但如今欧洲最紧迫的事务是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粮食、电力、航运和次生灾害等问题,以及由此对经济带来的影响。

首先,极端高温导致粮食减产。干旱影响欧洲的农业收成,无论是主食还是特色食品都无例外。德法的小麦、比利时的马铃薯和豆类、罗马尼亚的玉米、西班牙的橄榄、意大利的水稻甚至匈牙利的蜂蜜等,无不受高温影响。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7月18日发布的报告指出,欧盟和英国总计近一半的领土面临干旱风险,缺水和高温将导致法国、罗马尼亚、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农作物产量下降,预计玉米、向日葵和大豆的产量将下降8%至9%。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警告,极端高温天气将加剧当前因俄乌冲突引起的严重农作物减产。

其次,极端高温加剧电力短缺。俄乌冲突引发的天然气供应短缺已给欧洲电力系统带来巨大压力,而极端高温进一步影响了欧洲水电、核电生产。高温导致河流、湖泊和水库的蒸发量加大,不仅使水位降低,也让水温升高无法有效冷却核反应堆。有机构测算,欧洲今年前7个月水力发电量较去年同期减少20%,核能发电量减少12%。

再次,极端高温影响贸易运输。高温带来的干旱大幅度降低了欧洲内陆水网水位,从波河到莱茵河,水路运输受到极大限制,某些区域甚至已经断流。以莱茵河为例,作为将德国工业中心和欧洲主要港口连接起来的关键西北欧水道,其水位已经降至40厘米左右的危险水平。有报道称,对于必须向南航行的莱茵河中部地区的船只来说,水位低于40厘米,普通船只将无法通行。值得注意的是,8月10日,欧盟正式停止购买俄罗斯煤炭,作为替代方案,德国政府已动用封存的煤电产能弥补能源缺口。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煤炭运输的大动脉,莱茵河航运一旦因干旱受到冲击,其影响不仅是推高运输成本那么简单,更将对德国工业中心地带乃至德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此外,极端高温引起次生灾害。南欧部分地区的气温持续在40摄氏度左右,引起了森林火灾等严重的次生灾害。如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的山火。法国西南部吉伦特地区近日发生森林火灾,截至8月11日晚,已造成近7400公顷森林被毁,上万人被迫疏散。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EF-FIS)预计,2022年很可能成为欧洲森林毁于山火最多的一年。

7月底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增长0.7%,勉强实现正增长。同时,8月12日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萎缩0.1%。就欧洲整体情况来看,在能源危机、高通胀、疫情反复以及货币政策收紧等因素冲击下,持续高温干旱对欧洲经济可谓祸不单行。应当说,欧洲如能就能源等问题与俄罗斯达成谅解,其境遇将大有改善的余地,但若欧洲在政策上执意随美国“亦步亦趋”,那恐怕只能是离欧洲战略自主越来越远,离经济衰退倒越来越近了。

英国自去年12月份以来已6次加息。加速加息更多的是对未来不确定及风险的担忧,高通胀水平将比预期持续更长时间,今年下半年经济陷入衰退的预测也加重了市场担忧。不过,如果未来通胀形势放缓,英国央行的鸽派力量可能进一步占据主导。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英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充其量只是能够符合市场预期,政策并未走上“预先设定的道路”,未来仍有可能根据宏观数据择机调整。

8月4日英国央行宣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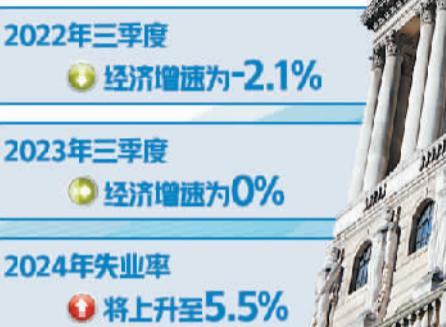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报告预计



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预计



世经述评

英国央行近日宣布加息50个基点,为27年来最大幅度加息。自去年12月份以来连续6次加息后,英国基准利率已达1.75%。然而,无论是从央行表态,还是从事后市场反应来看,英国央行的鹰派加息立场似乎底气没那么足,更多的是对未来不确定性及风险的担忧。

此次加息会议上,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以8:1通过了加息50个基点的决定。这一投票结果凸显了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对于通胀的担忧以及将通胀预期稳定在2%目标的决心。在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发布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英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强调,货币政策委员会只专注于让通胀回到目标。这相较于他此前强调的“在解决通胀和避免衰退之间保持基本平衡”出现了明显调整。

这一转变基于英国央行对于通胀风险的判断和预测。同期发布的8月份英

国央行货币政策报告预计,高通胀将比预期持续更长时间。报告强调,地缘政治紧张引发的能源危机是通胀压力持续的关键。自5月份的央行货币政策报告发布以来,英国批发天然气价格几乎翻了一番。因此,8月份报告预计通胀将在2022年四季度达到13.3%的峰值,2023年三季度仍将维持在9.5%的高位,这一水平显著高于5月份预计的5.9%。与此同时,央行报告强调,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紧张,短期内工资还会继续上涨;越来越多的公司表示他们预期将成本转嫁给客户,这将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

因此,除了更大幅度的加息,英国央行还宣布,货币政策委员会将在9月份的会议上投票决定是否开始出售其持有的金边债券,以加快缩表进程。这一量化紧缩政策立场与过去十年所见的量化宽松相反。量化紧缩理论上能够进一步减少市场流动性数量和通胀压力。如果实施,市场预计英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将在未来12个月内减少800亿英镑。

然而,这一强势表态背后还透露出

对未来预期的高度不确定性。与5月份的报告相比,8月份央行货币政策报告为英国描述了更为黯淡的经济前景。相比大幅上调通胀预期,对于经济增速的大幅下调更令人担忧。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预计英国经济将在2022年四季度出现衰退,这一趋势将持续到2023年底。数据预测认为,英国2022年三季度、2023年三季度的经济增速分别为-2.1%、0%,较5月份报告分别下调了1.3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预期失业率将在2024年上升至5.5%,相较于此前预测上升0.7个百分点;在2025年三季度上升至6.3%。

这一预测与独立机构预测几乎保持一致。英国国民经济社会研究所日前发布报告预测,英国经济很可能在2022年三季度进入衰退,并一直持续到2023年。随着企业对总需求下降的反应,失业率在未来12个月内将升至5%以上。预计通胀将在2022年四季度达到近11%的峰值,并在一年后逐步回落。下降主要是由于货币政策收紧、能源价格通胀放缓和实际收入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市场预期2023年、2025年基准利率分别维持在3%和2.2%。然而,此次英国央行对于通胀的预测似乎在暗示:市场对于基准利率的预期过高,同时并没有将可能的后续降息纳入定价考虑。如果未来通胀形势放缓,英国央行的鸽派力量可能进一步占据主导,上述经济增长预测也将相应进行调整。

英国央行的最新经济预测、模棱两可的利率指引造成金融市场的强烈反应。英国2年期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2019年以来的首次倒挂,凸显了市场对于衰退预期的担忧。当前市场数据显示,投资者预期面临更大通胀压力的英国央行将首先加息。在短期内,鉴于央行对于国内通胀压力的鹰派立场,市场预期英国央行将会在下次会议推进25个基点或者50个基点的加息,年底英国基准利率将达到2.5%的水平。与此同时,市场预期英国基准利率见顶的日期将进一步提前,2023年2月份的基准利率水平将从此前的2.7%上升至2.9%。在中长期内,考虑到英国央行认为2024年至2025年会出现通胀超预期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市场预期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可能会改变货币政策立场,并在2023年下半年开启降息以刺激经济。

这一市场预测在此次货币政策发布会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贝利也强调未来展望的高度不确定性,并表示政策并未走上“预先设定的道路”。英国央行将跟随欧洲央行和美联储的“逐次会议”的政策设定框架,将“具有预测性的前瞻指引框架转变为不可预测的框架”。简而言之,未来央行如何做决策,“所有的选项都摆在桌面上”,根据宏观数据择机调整成为主流。

从市场反应来看,在此前欧洲央行和美联储鹰派货币政策操作背景下,英国央行的本轮操作很难对英镑起到支撑作用。经济衰退的预测也加重了市场对于英镑汇率的担忧。英镑无论是对于美元还是对欧元,都在加息决议公布后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挫。

展望未来,部分机构认为,即使英国央行在9月份进一步加息,英镑从中获得支撑的概率仍然不大。一方面,市场已经消化了英国央行的加息。数据显示,投资者普遍预期英国央行的紧缩周期将是短暂的。而英国央行对于2024年至2025年的前瞻预测也被部分投资者理解为一种中长期温和政策的暗示。这同样很难使英镑获得持续加息预期的支撑。

7月份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下降但仍处于高位,专家认为——

美货币政策是全球粮价大幅波动根本原因

本报记者 仇莉娜

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数据显示



其中



事件对市场预期产生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导致部分国家物流受阻,国际粮食贸易短期间也出现阻滞,使得很多国家预期不稳,多个国家担心疫情蔓延会影响其国内的粮食供给,因而宣布限制出口,优先保证国内供给。产粮国限制出口导致全球粮食供给出现了结构性短缺。尽管全球产需总体是平衡的,但由于粮食的生产分布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全球通过贸易形成供需平衡格局,一旦贸易受阻,就意味着部分缺粮国,特别是很多低收入发展中缺粮国面临着买不到粮食的风险,由此推动粮价大幅度上涨。

2022年2月底俄乌冲突爆发,也给粮食带来了新一轮结构性的供需矛盾。俄乌两国是全球主要的小麦出口国,俄乌冲突导致小麦供给中断,使很多依赖俄罗斯、乌克兰市场的进口国买不到粮食。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市场预期的不稳定,导致20多个国家宣布禁止出口,助推粮价价格在短期内急剧上涨,比如小麦的价格与俄乌冲突爆发前相比上涨了40%多,大米、玉米、大豆也上涨了25%至35%。

此外,2020年3月份美联储开启无限量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延续至今年4月份,这是推动全球粮价大幅上涨的根本驱动因素。美国联邦基准利率由2020年初的1.55%降至0%至0.25%区间,一年期国债收益率降至0.1%左右,美国狭义货币供应量(M1)20个月内由4.1万亿美元飙升至7.9万亿美元,广义货币供应量(M2)在20个月内增长25%。这不仅使其国内通胀率创40年以来新高,也推动国际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不断走高,进入新一轮涨价周期。本质上看,这一轮全球粮价上涨,根本驱动因素就是美元流动性扩张,导致

大量投机资本涌入大宗商品市场,包括粮食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全面上涨。直到今年3月份美联储宣布加息,投机资金开始从大宗商品市场撤出,所以全球粮价价格在5月份出现拐点,粮价价格逐步开始回调。

程国强认为,今年下半年粮食价格走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尽管世贸组织6月份达成了《关于紧急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部长宣言》与《关于世界粮食计划署购粮免除出口禁止或限制的部长决定》,乌克兰也恢复了粮食出口,对促进全球粮食市场预期稳定、粮价回调具有积极作用,但这一回调是在全球粮价创纪录的高价格背景下的回调,目前价格仍然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全球粮食危机的警报仍然没有解除。下半年粮食价格还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一是今年4月份以来,北美、印度、欧洲等地区自然灾害趋于严重,主要是高温干旱天气所致,尽管目前有所缓解,但其对今年粮食生产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二是西方对俄经济制裁导致全球种子、农资、化肥的供应受到影响,或将影响到今年秋粮甚至明年的粮食生产,有可能带来对全球粮食行情的新一轮炒作,导致粮价继续上升。

程国强表示,这也暴露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存在短板。目前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基础薄弱,粮食生产体系难以应对全球市场价格波动,应对全球粮食危机的能力不强。今后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协力支持和鼓励发展中国家加大农业投资,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加强其国内粮食生产、储备、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其应对全球粮食危机冲击的能力。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食品价格指数环比大幅下降8.6%。围绕全球粮价波动话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程国强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全球粮食价格回落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最近10多年以来,全球粮食生产和消费总体平衡,不存在供需缺

口,不支持粮价长时间脱离基本面;二是受美联储加息影响,投机资金开始回流,前期粮价暴涨的驱动力衰减,使粮价趋于回归。其中第二个因素是根本原因。程国强表示,2020年3月份以来全球粮价开始大幅上涨,并不是由于粮食供给不足,而是由其他非供需因素导致的。首先是突发性危机